



雨雾中队员们拉帐篷生火准备宿营。

# 穿越

## 陆上百慕大



除了大小熊猫，瓦屋山上还有羚牛和岩燕等珍稀动物。羚牛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瓦屋山羚牛种群的数量是比较大的。山腰“天花板”一带就是著名的“野牛街”。说是“野牛街”，其实就是峭壁上的一长300米的环状穹隆。每年春末深秋，成群的羚牛来此舔食硝盐，嬉戏角逐，状如赶集。黄学祥说，他就在野牛街看见过野牛啃食硝盐的痕迹，还拾到过一块牛头骨。岩燕住在瓦屋山上的许多大溶洞里，著名的要数“燕子洞”、“大法洞”。两洞洞深数里，可容千人，燕楼数层，幽邃深广。洞中云纹如画，钟乳倒悬，如巨柱、白塔、卧佛、鸟兽、云烟。

### 1 消失的沼泽 遭遇初次迷路

讨论的最后，大家问黄学祥，我们此行会看见大熊猫和羚牛吗？哪怕是看见一堆大熊猫的粪便也好。黄说，据调查，瓦屋山上的大熊猫有27只，其中迷魂沟核心区域就是最好的栖息地。他说，那年大熊猫专家郑明全就是在迷魂沟寻找大熊猫粪便时迷了路，最后饿死在风雪中。张胜开在兰溪上游误入迷魂沟，也是因为追逐一只大熊猫。黄于是对我们说了这样一句话，这些东西都是仙物，要看到是要讲缘分的。缘分再好，总不能什么好事都占到吧。什么好事都占到了，很可能还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我们相信他说的话。已经看到小熊猫了，缘分已是不浅。还奢望什么呢？

第一次看见那些真正与世隔绝的仙物，探险队员很快忘记了疲惫。

前面似乎到了一个很大的沼泽底部。因为四处丛生着高大的箭竹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大沼泽。老向导陈德玉说，原来这里应该有个大沼泽的，而且周围会有很多像一个小山包。那年他和陈国治及几位摄影家来的时候，箭竹还很浅。视线很开阔，一眼就能望出去很远。何顺永也认为那大沼泽应该出现在此处。他说，年轻的时候，他约过几位邻居来这一大片地方打过云杉种子。后来迷了路，把种子扔了，找了条小溪一直沿着走才走出去了。从两人肯定的谈话中，我们意识到他们对这个地方似曾相识。如果他们来过这里，那为什么沼泽会不见呢。是不是这么多年来冷箭竹长高长密，地下的植被变厚，水线下降，导致沼泽消失？或者，我们走错了方向。两个向导迷惑不解。

我谈了我的看法。我认为，如果这就是以前他们来过的沼泽地，那么确实因为植被的改变，沼泽消失，地形面目全非，甚至连那些鸡爪一样的小山丘也被高大茂密的箭竹掩映。陈国治第三次到迷魂沟，也没有找到那块沼泽地。陈也认为极有可能是地面参考物的巨大变化，导致无法相认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这里应该就是迷魂沟了。

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，我们已经迷路，走到别的什么地方。我的这个观点一抛出来，队伍开始紧张起来。

### 2 信号消失了 瓦屋山迷雾来了

太阳早已消失了踪影。手机和对讲机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信号。黄学祥提醒大家，注意按出发时的顺序保持队形，互相照应，绝不能走散。现在，已经到了瓦屋山顶中部一个很复杂的地方，一旦走散，很可能发生意外。

太阳一下去，雾转眼就来了，而且越来越浓。瓦屋山的迷雾为瓦屋山十八怪中一怪。山顶林木茂盛，遮天蔽日。迷魂沟、鸳鸯池一带，经常是迷雾漫漫，不见日月，有时候，拍一下手掌，或者大吼一声，迷雾就来了。

我们的队伍继续在林中穿行。因为雾大林密，前后的喊话不得不加大嗓门。我想，最好今天别遇上那倒霉的“黑雾”。张胜开那次遇险，就是因为“黑雾”。“黑雾”好似“妖雾”，又浓又黑。随行的气象工程师小田说，瓦屋山湿度特别大，又是高山平台，处于西南静止风内，平静的空气一遇声波震荡，就可能形成雾障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迷雾击掌来一说。但小田还是无法说清那雾为什么会是黑的。医生小聂的分析是，会不会还有瘴气的原因。张胜开是唯一看见过黑雾的人，他也说搞不清楚。何况，当时逃命要紧，还有什么时间去观察研究这些。

不想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前面向向导说话过来，他们也无法识别方向了，不知道现在到了什么地方。

队伍马上停了下来，虽然，我们之前对迷路做了足够的准备，但真的遭遇上了，所有人的心还是提了起来。

黄队长召集大家紧急开会，研究对策。赵工赶紧掏出地图和卫星定位仪，倒腾了半天，说了一句话，遭了，一颗卫星也没搜索到。他的话大家都听明白了，没搜索到卫星，也就是说他那家伙已经失灵了。赵工又掏出罗盘，这是我们准备指路双保险。装饰很漂亮的罗盘此时在赵工的手中，就像一个跳舞的小姑娘，上蹿下跳。赵工先是以为没有对准水准仪，又把它架到摄影组的脚架上。忙乎半天，还是哭丧着脸说，罗盘一直在摆动。带罗盘就是用来确认方向的，现在它却四下里比划，不消停。



残败的大树，见证了历史沧桑。

## 瓦屋山迷魂沟探险记(下)

□沈荣均 文图



瓦屋山的迷雾。



抵达核心区域后队员们已经筋疲力尽。

### 联系上大本营 驻扎露营地

因为无法确认方位，也就是说我们已无法知道了山顶的何处。黄学祥告诉我们，山顶可不小，面积近12万亩。在我们急需确认方位的时候，那些所谓的高科技成了废铜烂铁一堆，那张所谓的探险地图也成了一张白纸。所有的人都是一脸茫然。

孙海编导小心地问两位向导，下面我们该怎么走。两人一脸惊惧始终不吭声。

我们是一支有着现代化装备的探险队，是不相信鬼的。胡良均、黄学祥和孙海三位又聚在一旁研究。研究的结论是，来时的路早已淹没，浓雾里的那些红色标记根本起不了作用。沿来时的路返回，风险比往前走更大。再说本来就是探险。探险就应该一直保持对前面未知现象强烈的求证欲望。

于是，所有的人在吃完早餐后，继续整队沿直线朝密林深处前行。

因为雾太大，光线越来越暗，黄昏早早地来临了。

到了一块比较干燥的洼地，所有的人已经筋疲力尽。手机和卫星定位仪还是没有信息。刘队长启开对讲机，爬到一个山包上，找点呼叫，终于听到了大本营赵群的声音。在得知我们迷路后，大本营的同志很着急，连问需不需要救援。大家听到来自大本营的声音，又来了底气，就说现在尚平安，不必救援。

因为还是无法确定方位，我们决定保持体力，不再行动，在洼地驻扎露营地，明早起来再继续。反正我们的食物和水还够坚持一天。

### 冲出迷魂沟 大家一片欢呼

大家开始忙碌起来，帐篷很快支好，火也生起来了。看着鲜艳的帐篷和红红的火堆，队伍又开始兴奋起来，有打诨说笑的，还有几人抢着要吸医生带来的氧气。我忽然想起手上的那块机械表，我没带手机，早上出发的时候借了块西铁城半自动表，掏出表一看时间是下午四点点过。我和带手机的几名队友对了一下时间，发现手表比他们手机显示的时间慢了一个多小时。这让我很诧异，因为早上出发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人明明是对过表的。向导何顺永也说他那年采种子的时候，也发现自己的手表有一段时间没走时，当时他以为是自己劳动时不小心把表搞停了。难道这仅仅是巧合。如果不是巧合，那说明我的表在行进的某一段确实停止过。

夜晚来临，队友们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。我蹲在火堆边，脑海里总是想着手表的事情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清晨。林间的雾气已经散尽。原来，我们已到了一块山崖的边沿。半山腰的云雾涌上来，又矮下去，像一片汹涌的海洋。

赵工又拿出地图。大家围上去，七嘴八舌，各执一辞。有说这是在兰溪附近。有说在“天花板”山顶上。有说是大飞水崖边。有说是到了五郎洞。不管怎样，现在已经有了山崖作参照物，两位向导的经验是沿着山崖一直走下去，不到半天，我们就能回到象耳崖。那是我们的大本营所在地。

此时，我们能够确认的是，在经过昨天的迷路后，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冲出了迷魂沟。

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！

□相关链接

### 迷魂沟之谜

关于瓦屋山迷魂沟之谜，网络上曾有不同的解释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的几种。

传说——瓦屋山迷魂沟是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陵，当年在瓦屋山传教的时候，设置的八卦迷魂阵。当然，这仅是传说而已。

磁场说——在瓦屋山迷魂沟出现的各种奇异事件中，罗盘失灵是最常发生的。这使人把它和地磁异常联系在一起。地球的磁场有两个磁极，即地磁南极和地磁北极。但它们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在不断变化中。地磁异常容易造成罗盘失效。但瓦屋山的磁场来源，却有不同的说法。有说是月球对地球潮汐作用，有说是地下藏有巨大的陨石等。

瘴气说——瘴气是指在森林中缺氧，出现头晕等中毒症状。可能是动植物腐烂在沼泽地产生硫化氢等有毒气体所致。

视幻说——出现这种现象时，人的视觉上感觉周围景观完全一样，没有方向参考，同样的情景在不同地方出现。可能是同样的地形、植被在这个区域不断复制所致。

(据东坡文化网)

了解更多  
新蜀报之谜，扫码上封面新闻。下载封面新闻APP  
浏览最新资讯

云雾之中偶露美景。



瓦屋山的雾景。